

豐子愷與《護生畫集》的編繪

高明芳

摘要

豐子愷（1898-1975），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一位多才多藝的新知識份子。他的一生，在繪畫、文學、文藝理論、音樂教育、翻譯、書法等領域裡，都有相當耀眼的成果。

特別是他的漫畫、插圖、封面設計、兒童文學以及散文隨筆，都為當時的文藝界所熟知。由於受到李叔同的啟發，豐子愷對於音樂、繪畫和藝術知識的普及教育，也有著功不可沒的貢獻。

豐子愷是一位生活的藝術家，貫穿他作品的主要基調，是一份洋溢著赤子情懷的良善與愛心，《護生畫集》的編繪，最能凸顯這份良善的立意與特質。在他長達六十一年筆耕繪畫生涯中，《護生畫集》的編繪，前後相繼持續了四十六年的時間。

在這漫長的時光中，從第1集五十幅至第6集一百幅，豐子愷歷經了生命中的青年、壯年和老年時期。這長久堅持的背後，那強大支撐的力量，是來自豐子愷對承諾的信守，以及對弘一法師終生不渝的孺慕和感懷。

關鍵文字：護生畫集、豐子愷、弘一法師、廣洽法師

Feng Tzi-kai and the Drawing and Compilation of Drawings on Animal Protection

By Kao Ming-fang

Abstract

Feng Tzi-kai (1898-1975) was a talented intellect after the New May 4th Movement. During his lifetime, he had accomplished a great deal in drawing, writing, literary theories, music education, translation, calligraphy, etc.

He was most noted for his comic strips, illustrations, cover designs, children's literature, prose and other writings. Inspired by Lee Shu-tung,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the promulgation of music, drawing, and art, and had had great contributions therein.

Feng Tzi-kai was a "life" artist. The main tune that appeared throughout his works was simple child-like goodness and love for life. The compilation of Drawings on Animal Protection was the best example of such goodness. Throughout the 61 years of writing and drawing, the compilation of Drawings on Animal Protection persisted for 46 years!

During this long process of creation, from the first collection (with 50 drawings) to the sixth (with 100 drawings), Feng Tzi-kai went through his youth, his prime, and his old age. The sustaining power behind the work was his commitment to life and life-protection, and his admiration of and gratitude to the great teacher—Master Hong Yi.

Keywords: Drawings on Animal Protection, Feng Tzi-kai, Master Hong Yi, Master Kung Chia.

豐子愷與《護生畫集》的編繪*

高明芳**

壹、前言

豐子愷（1898-1975），名仁，法名嬰行，浙江省崇德縣人。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一位多才多藝的新知識份子。他在繪畫、文學、文藝理論、音樂教育、翻譯、書法等領域裡，都有相當耀眼的成果。特別是他的漫畫、插圖、封面設計、兒童文學以及散文隨筆，都為當時的藝文界所熟知。

由於受到李叔同人格與教學方式的影響，豐子愷倡導啓發和創造性的現代化教育。他以深入淺出的文字，介紹西洋的名曲、名畫和文學名著。透過新穎的文學觀，將文學與繪畫的視野相互融合，為中國古典詩詞，闢建了風格獨具的鑑賞角度。對於音樂、繪畫和藝術知識的普及，有著功不可沒的貢獻。

豐子愷豐沛的藝術生涯中，筆者以《護生畫集》的編繪，作為探討的主題。最主要的因素，是因為豐子愷是一位生活的藝術家。無論其詩文或繪畫創作，貫穿他作品的主要基調，是一份洋溢著赤子情懷的良善與愛心。而《護生畫集》的編繪，最能凸顯這份良善的立意與特質。

從《護生畫集》第1集五十幅，到第6集一百幅。豐子愷總共繪作了四百五十幅的護生畫，並寫就了九十八首護生詩。在豐子愷長達六十一年筆耕繪畫生涯中，《護生畫集》的編繪，前後相繼持續了四十六年的時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6年10月2日，通過刊登日期：2006年12月1日。

** 國史館協修

間。它橫跨了豐子愷漫畫風格演變中「古詩新畫」、「兒童相」、「社會相」和「自然相」的四個主要階段，¹也歷經了生命歷程中的青年、壯年和老年。從闔家團圓的幸福溫馨時光，到流離逃亡的八年抗戰，然後是社會動盪，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悲慘浩劫。

在這漫長的歲月裡，豐子愷為《護生畫集》的編繪，付出如此長久的堅持，其背後必然有著巨大支撐的力量。那便是來自對承諾的信守，以及對弘一法師終生不渝的孺慕和懷念。編繪期間由於時代的變亂與動盪，為了保存《護生畫集》未來六集的完整性，豐子愷與弘一法師都不止一次的為第1集損毀的字畫，重新書寫和繪圖。

《護生畫集》六集編印出版的過程中，雖然仰仗了豐子愷諸多師長友朋熱忱的協助。但是《護生畫集》至今能流傳於世，豐子愷的參與編繪和其完成囑咐的堅定意志，卻是關鍵的因素。因此，筆者不揣譾陋，將個人多年來閱讀豐子愷和《護生畫集》相關資料的心得，以豐子愷為主軸，針對其編繪《護生畫集》的範疇，作了一番資料的整理和個人的詮釋。

貳、《護生畫集》編繪緣起

編印《護生畫集》的構想，是來自弘一法師（1879-1942）。法師俗名李叔同，出家後法名演音，號弘一。他是首位將西洋的油畫、音樂、話劇、廣告圖案設計和現代木刻引介到中國，也是最早採用男性模特兒寫生教學法和以西洋五線譜作曲的藝術啟蒙師。²由於他的播種，才有日後話

¹ 豐子愷自覺其漫畫：「約略可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是描寫古詩句時代；第二是描寫兒童相時代；第三是描寫社會相時代；第四是描寫自然相時代。但又交互錯綜，不能判然劃界，只是我的漫畫中含有這四種相的表現而已。」參見豐子愷：〈我的漫畫〉，楊牧主編：《豐子愷文選》，第4冊（臺北：洪範書店，1982年1月），頁197。

² 李叔同是豐子愷就讀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的音樂老師，李叔同對中國音樂現代化的啟蒙，豐子愷在〈中文名歌五十曲序言〉中說：「李先生有深大的心靈，又兼備文才與樂才，據我們所知，中國作曲作歌的，只有李先生一人。」參見豐陳寶、豐一吟、豐元草編：《豐子愷文集》，第1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

劇、音樂和美術現代化的發展。³

弘一法師啓迪了豐子愷的藝術心靈，也是豐子愷在人世間所追尋到的唯一終生服膺的導師。1918年李叔同出家時，將「一切雜書零物贈豐子愷」，⁴直到去世的這二十餘年間，無論弘一法師到各地雲遊，或者是閉關期間，都沒有間斷過與豐子愷之間音訊的往還。⁵

豐子愷繼承了弘一法師多方面的藝術才能，諸如：精通多種語言的能力，書籍裝幀的技藝，也承襲了他圖案設計的長才。李叔同原稿丟失未能出版的《西洋美術史》講義，豐子愷繼起完成，並於1928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豐子愷漫畫創作中新穎簡明的畫面，濃郁的書卷氣息，以及民族風味，也都師承於弘一法師。

弘一法師出家後被尊為律宗第十六代祖師，他切實的在生活中實踐愛物惜生的戒律。豐子愷自然深受感召，以惜物護生引為己任。豐子愷三十歲生日當天，法師為他授三皈依，法名「嬰行」。⁶在此之前，李叔

社，1990年9月，1版），頁75。

³ 弘一法師1922年4月初6日於溫州慶福寺致〈李聖章〉函中提及：「任杭教職六年，兼任南京高師顧問二年，及門數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紹家業者，指不勝屈，私心大慰。弘揚文藝之事，至此已可做一結束。」參見《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1版），頁148。又：豐子愷於1939年3月21日〈教師日記〉中說：「幼時求學于浙江第一師範，李叔同先生教音樂甚嚴。……曾受李先生教化之畢業生中，不乏志士仁人或社會之有力份子，吾確信其為音樂藝術之效果。」參見豐子愷：《豐子愷論藝術》（臺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87年1月，1版），頁293。

⁴ 弘一法師1922年4月初6日於溫州慶福寺致〈李聖章〉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48。

⁵ 弘一法師於1926年11月初5日致〈李盛章〉函：「朽人於今年3月至杭州，6月住江西牯嶺，本月初旬乃還杭州。現居虎跑過冬，明年住何處尚未定。仁者於明年到上海時，乞向江灣立達學園豐子愷君處詢問朽人之居址至妥。」參見《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51；弘一法師於1930年舊4月閉關前致〈夏丐尊〉函提及以後通信「唯有仁者及子愷、質平等」，《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25。

⁶ 1927年舊曆9月26日，弘一法師在豐子愷家中，為其授三皈依，正式成為佛門弟子。其居室名「緣緣堂」，亦為弘一法師所命名。參見豐子愷：《告緣緣堂在天之靈》，《豐子愷文選》，第4冊，頁143-152。

同也曾自署別名「李嬰」，以相同的嬰字為豐子愷命名，這其中或許多少也隱含了薪傳的意味吧。

由於弘一法師獨具慧眼，發現了豐子愷漫畫以及散文的創新能力，也深知其本性中的率真與仁愛。豐子愷也因體念法師悲天憫人的宗教家情懷，所以才有合作編繪《護生畫集》的開端。⁷

1927年弘一法師雲遊到上海，住在豐子愷位於江灣的家，此時便醞釀著與豐子愷合作宣揚慈悲護生、鼓吹仁愛的《護生畫集》的計畫，這也是受到印光大師力倡戒殺放生的影響。

弘一法師素來崇仰印光大師，曾經三次致書陳情，希望列入門下弟子。他在致友人的信函中，也每提及「於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印光大師。」⁸並說印光大師「為當世第一高僧，品格高潔嚴厲，為余所最服膺者。」⁹

1920年代初，那時距離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7）才數年的光景，而中國境內從日本占領山東半島、軍閥混戰，繼之北伐，戰爭的烽火就未停息過。¹⁰印光大師便於此時倡導戒殺放生，祈願增長社會上仁愛的風氣。

弘一法師從江灣返回溫州後，便以書信和豐子愷商討編繪事宜。1928年舊曆9月12日，弘一法師寫給豐子愷的信中談及：近來戒殺之書雖多，但是適合高小畢業以上程度的新派智識階級和平日不喜接觸佛書之人閱讀的，甚為稀有。因此強調：

⁷ 此時，豐子愷第一本漫畫《子愷漫畫》，已於1925年由《文學週報》印行出版，其《藝術教育ABC》、《構圖法ABC》均於1928年7月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參見豐一吟編：《現代美術家 畫論·作品·生平—豐子愷》（上海：學林出版社，1987年10月，1版），頁282、285。

⁸ 弘一法師致〈王心湛〉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47。

⁹ 弘一法師致〈姚石子〉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205。

¹⁰ 中國近代的內憂外患，從山東半島問題、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南北分裂與後來的北伐。政局動亂，戰爭幾無寧日。相關之歷史背景，參閱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市：三民書局，1985年9月，初版），頁277-582。

此畫集，不得不編印行世。¹¹

之後，對豐子愷寄來的每件護生畫稿，法師都仔細審查構圖和內涵，予以修改和增補。然後構思恰切的題句，務求字的大小和所佔的位置，與畫幅相稱。甚至對印刷裝訂，也詳加斟酌，一絲不苟。在致好友夏丏尊的信中，弘一法師說：

關於畫集之事，朽人頗煞費苦心，總期編輯完美。¹²

出家之後，弘一法師棄絕一切藝事，僅聽從范古農的建議，保留了用以結佛緣的書法。¹³爲了《護生畫集》，弘一法師特別爲它寫作白話詩。他在給豐子愷的信中說：

朽人已數十年未嘗作詩，至於白話詩，向不能作，今勉強爲之。¹⁴

初集的《護生畫集》，包括豐子愷五十幅護生畫，另外還有五十首護生詩。其中十七首引用古德詩，三十三首由弘一法師自作，並親自爲畫集書寫。同時請馬一浮寫序，¹⁵李圓淨寫跋。¹⁶1929年，弘一法師五十歲

¹¹ 弘一法師致〈豐子愷〉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89。

¹² 弘一法師致〈豐子愷〉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87。

¹³ 范古農：〈述懷〉載：「民國7年師將出家，大捨其在俗所有書籍筆硯以及書畫印章樂器等於友生。……師出家後，頗有知其俗名而求墨寶者，師與予商：『已棄舊業，寧再作乎？』予曰：『若能以佛語書寫，令人喜見，以種淨因，亦佛事也，庸何傷，』師乃命購大筆、瓦硯、長墨各一，先寫一對聯贈寺，予及予友求者皆應焉。師出家後以筆墨接人者，殆自此始。」參見《弘一大師全集》，第10卷，頁83。

¹⁴ 參見弘一法師於1928年舊曆8月致〈豐子愷〉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85。

¹⁵ 馬一浮（1883-1967），號湛翁，浙江省上虞長塘鄉人。他的學問博大精深，對哲學、佛學、文學深有研究。尤對宋儒理學造詣頗深，精通英、德、日、西班牙、拉丁文等七國文字。生平著述甚豐，計有：《復性書院講錄》、《老子道德經注》、《莊子箋》、《蠲戲齋佛學論著》、《芳杜詞外》等數十部。參見于凌波：〈浙江上虞馬一浮居士傳〉，于凌波教授編著：《民國佛教居士傳》，上冊（臺中：財團法人慈光圖書館，2004年1月），頁276-279。

¹⁶ 李圓淨，一作圓晉，原名李榮祥，廣東人，復旦大學畢業，爲印光大師弟子，其生平資料頗爲罕見，大約出生於1890-1894年間。他曾以語體文編寫初機佛書，如《佛法導論》、《筋終津樑》、《梵網經彙解》、《大般若經提要》、《華嚴經疏科文表

那年，初集終於問世了。

1939年，弘一法師六十歲壽辰，豐子愷從廣西宜山，寄去六十幅護生畫祝壽，並請弘一法師題詞。法師收到後，似乎頗為歡喜，由泉州覆函中說：

今年朽人世壽六十，承繪畫集，至用感謝。……仍望將來繼續繪此畫集，每十年繪集一編，至朽人百齡為止。至第六編為止。¹⁷

豐子愷受到這樣大的囑咐，惶恐異常，心念即在承平之世，而法師住世百年，畫第6集時自己應是八十二歲，何況此時正是逃難之際，個人生死難料，於是在覆信中說：

世壽所許，定當遵囑。¹⁸

此後，弘一法師在致李圓淨和夏丏尊的信中，都提到：

《護生畫集》正、續編流布之後，頗能契合俗機。……豐居士有續繪三、四、五、六編之宏願。¹⁹

並請託李圓淨與夏丏尊二人：

垂念朽人殷誠之願力，而盡力輔助，必期其能圓滿成就。²⁰

豐子愷自從允諾此事，始終懸念著《護生畫集》六集編繪完成的任

解》、《大乘起信論指要》等著作。他在《護生畫集》第1集撰有一萬餘字的〈護生痛言〉，並於編印過程中和弘一法師、豐子愷有密切的配合。參閱豐子愷：〈戎孝子與李居士〉，《豐子愷文集》，第6集，頁686-688；于凌波：〈廣東三水縣李圓淨居士傳（?-1950）〉，于凌波教授編著：《民國佛教居士傳》，下冊（臺中：財團法人慈光圖書館，2004年1月），頁269-278；陳星：《功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臺北：業強出版社，1994年6月，初版），頁60-70。

¹⁷ 弘一法師致〈豐子愷〉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92。

¹⁸ 豐子愷：〈護生畫三集自序〉，豐子愷繪、葉恭綽書：《護生畫集》，第3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3月，1版），頁5。海天出版社出版《護生畫集》全套6集，以下均簡稱海天版。

¹⁹ 弘一法師於1941年舊曆6月6日致〈夏丏尊、李圓淨〉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39。

²⁰ 弘一法師於1941年閏6月27日致〈夏丏尊〉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40。

務。1948年1月28日，豐子愷致廣洽法師信中說：

弘師遺言，須畫至六集止。弟誓必實行。²¹

1971年1月11日，豐子愷於致廣洽法師的信中，再度提到：

弘一法師曾約畫《護生》集六冊，已成其五，尚缺其一，弟近來夢中常念此事，不知將來能否完成也。²²

第6集的《護生畫集》，終於在1973年，豐子愷「秉其剛毅之意志，真摯之感情，為報師恩，為踐宿約」之下完成，²³圓滿了弘一法師未了的宿願和豐子愷當初的承諾。

叁、《護生畫集》畫材的搜尋及出版

豐子愷編繪《護生畫集》，其繪作題材必須與護生內容有關，第1集有五十幅畫，每幅畫附護生詩一首。其中錄古德詩十七首，其餘均為弘一法師自寫詩。第2集六十首詩中，三十二首為豐子愷所作，其餘為古人作品。²⁴

豐子愷感到繪作護生畫不難，困難的是畫材難求。因此，弘一法師特別致函夏丏尊和李圓淨，希望能擬定辦法，為第3、4、5、6集徵求畫

²¹ 豐子愷致〈廣洽法師〉函，《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195。廣洽法師（1900-1994），出生於福建省南安縣。1921年出家，1937年對日抗戰爆發，廣洽法師退居南洋新加坡，倡辦彌陀學校，為新加坡佛教總會主席。1929年，廣洽法師與弘一法師相識，他讀了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通過弘一法師介紹開始通信。《護生畫集》第4、5、6集得以在海外陸續出版，廣洽法師居功厥偉。參見于凌波〈與弘一大師因緣最深的廣洽和尚〉，于凌波：《中國佛教海外弘法人物誌》（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慧炬出版社，1997年12月，初版），頁59-66；陳星：《功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頁120-135。

²² 豐子愷致〈廣洽法師〉函，《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350。

²³ 廣洽：〈序言〉，《護生畫集》，第6集，頁1。（海天版）

²⁴ 《護生畫集》第2集中，沒有弘一法師的詩作，法師於1939年舊10月致〈豐子愷〉函中說：「朽人近來身體尚健，精神大衰，未能構思。畫集題句，擬請仁者代懇浙大校同仁分擔」。參見《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92。

材。弘一法師提議，六集應各具特色，其中一集可用連環畫體裁，或有一集採用語體新文學題句，畫風亦力求新穎。或有一集純用歐美、外國的護生事蹟，並願以個人所寫之屏幅中堂、對聯……等為獎酬。²⁵

第3集的七十首題詩中，豐子愷以「緣緣堂主」的署名自作二十二首護生詩，其餘皆選自古人的作品。²⁶第4集八十篇題句，絕大部分取材於古籍所載的故事。關於第5集的畫材，豐子愷於1964年9月1日致廣洽法師的信中說：

第4集取古人故事，向各書搜集，曾費不少年月，今此第5集不再用故事，擬取古人名言及自己感想。但亦需博覽書籍，悉心思考。²⁷

因此，第5集有四十四首豐子愷自寫的護生詩，其署名多半採用1960年代初期他所翻譯的日本古典長篇小說《源氏物語》中的人物名。

第6集在「文革」期間繪作，動亂之中，相關書籍都損失殆盡，畫材更加缺乏，所幸朱幼蘭在塵封的舊書中找到一本《動物鑑》，送去給豐子愷。1973年，豐子愷便以此書為主要參考，選材構思，孜孜不倦地作畫。不久之後，百幅護生畫，終於圓滿告成。²⁸

²⁵ 詳見弘一法師於1941年舊曆6月6日致〈夏丏尊、李園淨〉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39-140。

²⁶ 豐子愷：〈護生畫三集自序〉載：「關於這集中的詩，我要說幾句話：這裡的詩文，一部份選自古人作品，一部份是我作的。第1、第2兩集，詩文的作與寫，都由弘一法師負責，我只繪畫。（第2集中雖有許多是我作的，但都經法師修改過。）這第3集的詩文，我本欲請葉恭綽先生作且寫。但葉老先生回我信說，年邁體弱（他今年69歲）用不得腦，但願抄寫，不能作詩。未便強請，只得由我來作。我不善作詩，又無人修改，定有許多不合之處。這點愚誠，要請讀者原諒。」參見《護生畫集》，第3集，頁6。（海天版）

²⁷ 豐子愷致〈廣洽法師〉函，《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213。

²⁸ 朱幼蘭（1909-1990），別名啟後，浙江黃岩縣人。1955年任上海第十五中學總務主任，直到1972年年退休。他於十七歲皈依印光大師，茹素六十餘年。豐子愷請其為《護生畫集》第4集題字。在致廣洽法師的信中，豐子愷提到：「護生詩文八十篇，已決定請朱幼蘭居士書寫，此君自幼素食，信念甚堅，而書法又工，至為適當也。」參見豐子愷致〈廣洽法師〉函，《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247；陳星：《功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頁136-138、156。

《護生畫集》第1集，於1929年2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出版後，曾引起社會熱烈的迴響。當時的佛教界，更是廣泛的流傳。由於一度允許翻印，第1集出版後就有十五種版本之多，其中有的註明出版者，有的沒有版權頁。²⁹各種版本印數少則1,500冊，多則5,000冊。1933年8月，中國保護動物會發行了由黃茂林翻譯的英文本，首次印數也是1,500冊。³⁰

1940年11月，《護生畫集》第2集同樣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也曾有吳契悲的英譯本。第3集於1950年2月，弘一法師七十冥壽那年，由上海大法輪書店出版。豐子愷曾經特地到香港，請葉恭綽題字。³¹1946年，夏丏尊病逝，³²李圓淨也在1950年謝世。《護生畫集》編繪的工作，就落在豐子愷一人身上。

豐子愷編繪《護生畫集》第4集時，政權已易幟，豐子愷致新加坡廣洽法師的信中說：

²⁹ 目前典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之《護生畫集》，應屬當時流通的版本之一。沒有版權頁，其所標示之年代民國17年亦為民國18年之誤。

³⁰ 豐子愷：〈桂林藝術講話之一〉述及：「我十年前曾做護生畫集，勸人護生惜物，這畫集已經印了十餘萬冊，最近又被譯作英文，推銷於歐美。」參見《豐子愷文集》，第4集，頁16；李圓淨在〈續護生畫跋〉提到：「十年以來，護生畫集的刊行有大本、有小本、有英文本，流傳東西，何止數十萬冊，當時感動了不少熱血青年」。參見《護生畫集》，第2集，頁124。（海天版）

³¹ 葉恭綽（1909年-1968年），字玉甫，號遐庵，浙江餘姚人。京師大學堂任學館畢業。光緒末年任鐵路局局長，民國成立後，先後就任交通總長，廣東軍政府財政部長。國民政府時期任鐵道部部長，北京大學國家研究所所長，上海博物館董事長。他的書畫成就亦高，其書法一反清代「館閣體」，自成一家。筆力道勁、厚重，為世人所稱譽。主要著作有《交通救國論》、《遐庵談藝錄》等。參閱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1版），頁1,256。

³² 夏丏尊（1886年-1946年），浙江上虞人，為知名的文學家、教育家、出版家，1905年留學日本，1907年回國。曾任教於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後改名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春暉中學等校，並先後主持開明書店、《中學生》雜誌的編務。有著作《文章作法》、《平屋雜文》及譯著《愛的教育》等。參見于凌波：〈佛教文學家夏丏尊〉，于凌波：《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第2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慧炬出版社，1997年8月，2版），頁207-213。

弟在國內負責文教工作，理應先著與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有關之書物，不宜先刊〈護生〉集。³³

因此，與廣洽法師商討在海外出版事宜。《護生畫集》第4集豐子愷請朱幼蘭題字後，依約於1960年，弘一法師八十冥壽前寄交廣洽法師，並於次年由新加坡蒼筤院出版。³⁴

此後，豐子愷隨時繪作護生畫，將畫稿陸續寄給廣洽法師保存。有人盼望《護生畫集》第5集能提前出版，於是本應在1970年弘一法師九十冥壽出版的，得以提前於1965年9月，由新加坡蒼筤院出版。

文革期間，《護生畫集》被查禁，豐子愷不可避免的在鬥爭中飽受身心的折磨和摧殘。他益發感到世事茫茫難自料，《護生畫集》第6集的一百幅畫，在極為保密的情況下，悄悄於1973年繪作完成，託朱幼蘭保管並書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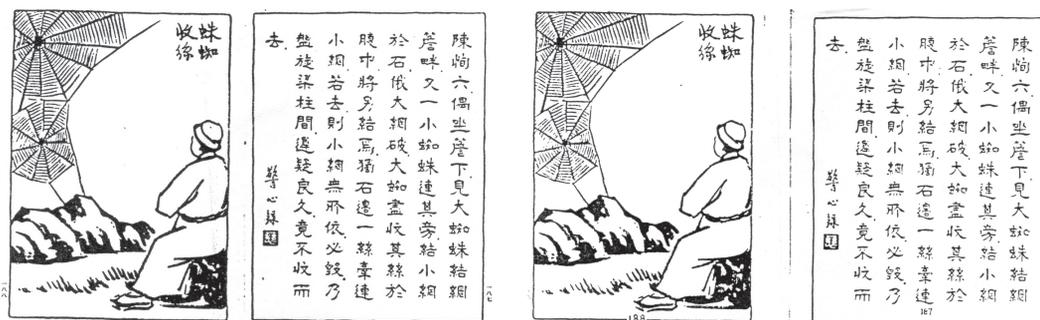
兩年後，豐子愷去世，此集尚未問世。廣洽法師回上海祭弔豐子愷時，才發現此事，並將原稿攜至新加坡蒼筤院，於1979年10月由香港時代圖書有限公司出版。1981年8月，臺北「純文學」出版社依蒼筤院所藏《護生畫集》原稿，出版了《護生畫集》全套六集。³⁵

1984年，廣洽法師參加豐子愷石門鎮舊居「緣緣堂」重建落成典禮，將蒼筤院所藏畫集原稿六冊，捐獻給浙江博物館。因此，1993年深圳「海天」出版社也出版了全套六集的《護生畫集》。海天版與純文學版均照新加坡蒼筤院所藏之畫集原稿版印製而成。本文所附圖版，除第6集採用純文學版，餘皆採用海天版。因純文學版雖然印刷的紙質較薄，但第6集卻保存了豐子愷於每幅畫頁下方正中處自己編訂的頁碼，而海天版則將此頁碼號數刪除了。

³³ 豐子愷致〈廣洽法師〉函，《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248。

³⁴ 詳情見廣洽法師：〈序言〉，《護生畫集》，第4集，頁1。（海天版）

³⁵ 豐子愷繪、弘一法師等書：《護生畫集》，全套6集（臺北：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8月）。（簡稱純文學版）



海天版

純文學版

《護生畫集》第1集與第2集的編印出版，有弘一法師主持其事。第3集以後的《護生畫集》能陸續出版，多得力於豐子愷及其良師益友如夏丏尊、廣洽法師等人的協助。他們不計名利與代價的為其分勞、奔走，為《護生畫集》的出版憑添無數佳話。

《護生畫集》第1集至第6集畫材內容及出版一覽表

集數	畫材內容	題字者	序(跋)作者	出版地點	出版時間
1集	圖：50幅 文：50首（17首古德詩，33首弘一法師自寫詩）	弘一法師	馬一浮（序） 李圓淨（跋）	上海 開明書店	1929年2月
2集	圖：60幅 文：60首（32首豐子愷自寫詩，餘為前人詩）	弘一法師	夏丏尊（序） 李圓淨（跋）	上海 開明書店	1940年11月
3集	圖：70幅 文：70首（22首豐子愷自寫詩，餘為前人詩）	葉恭綽	章錫深（序） 葉恭綽（跋）	上海 大法輪書店	1950年2月
4集	圖：80幅 文：80篇（大部份取材於古籍故事，小部份為前人詩）	朱幼蘭	廣洽（序） 豐子愷（跋）	新加坡 蒼蘊院	1961年
5集	圖：90幅 文：90篇（44首豐子愷自寫詩，餘為古人名言）	虞愚	廣洽（序）	新加坡 蒼蘊院	1965年9月
6集	圖：100幅 文：100篇（100篇俱為古籍軼聞）	朱幼蘭	廣洽（序）	香港 時代圖書有限公司	1979年10月

肆、《護生畫集》第1集重寫及重繪之經過

《護生畫集》第1集因印刷過繁，字跡不清，以及在戰火中遭毀，因此才有弘一法師重寫和豐子愷重繪之事。

關於弘一法師重寫的部分，1936年立春前一日，弘一法師致夏丏尊的信中說：

開明版護生畫集，因印刷太多，拙書之字已肥粗不清楚，廣洽法師有杜甫詩，脫落一個字，擬再書寫瘦體之字，重製鋅版印行，倘承贊喜，即書寫奉上也。³⁶

這是《護生畫集》第1集弘一法師提到重寫的記載。

弘一法師第2次重寫是因為原稿被戰火所毀，1939年3月5日豐子愷於〈教師日記〉中有這樣的記錄：

《護生畫集》其原稿（弘一法師所書我所繪），已在上海居士林被倭寇燒毀。弘一法師閉關之後，猶發心重寫，是誠眾生之福音。³⁷

同年4月14日，弘一法師致夏丏尊的信中也提到：

《護生畫集》擬先依舊本影印，僅題字重寫，已由佛學書局承印。³⁸

豐子愷繼之於4月22日的〈教師日記〉中，再次重提：

《護生畫集》原稿已在上海居士林被毀。吾誓當使之復活。弘一法師許為重寫，則復活必比原狀更有光輝。³⁹

以上所述，是《護生畫集》第1集兩次重寫可考的資料。

至於豐子愷重繪的部分，1941年豐子愷在〈子愷漫畫全集〉序文中說：

³⁶ 弘一法師致〈夏丏尊〉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35。

³⁷ 《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100。

³⁸ 弘一法師致〈夏丏尊〉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38。

³⁹ 《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131。

抗戰以前，我的畫集結集出版的共有八冊，即子愷漫畫（十五年出版），子愷畫集（十六年），護生畫集（十七年），學生漫畫（十九年），兒童漫畫（二十年），都會之音（二十四年），雲霓（二十四年），人間相（二十四年）。二十六年秋抗戰事起，這八冊畫集的版子和原稿盡被砲火所燒滅，絕版已經四年了，我常想使它們復刊。但流亡中輾轉遷徙，席不暇暖，苦無執筆的機會。最近安居貴州遵義，始得將《護生畫集》重繪一遍，使它最先復刊。又新作護生畫集續集一冊，為弘一法師祝六十之壽。這樣《護生畫集》卻因砲火之摧殘而多增了一冊。⁴⁰（括弧內之年份為民國紀元）

這是《護生畫集》第1集第一次重繪的記載。

1964年10月6日，豐子愷致廣洽法師的信中說：

護生初集畫稿正準備重繪，十月間當可寫呈。……此初集畫稿抗戰中曾損失，弟在廣西重繪，今又重繪，乃第三次矣。凡事「三變為定」，今後當決不再損失矣。⁴¹

廣洽法師於〈護生畫集五集合刊附言〉中雖未說明是第幾次重繪，卻也提到了豐子愷重繪《護生畫集》之事：

查第1集原稿，乃弘一大師手寫，但畫已損失，只剩文字。……子愷居士發心將第1集損失之畫五十幅重新繪製，使成完璧。⁴²

綜上所言，以豐子愷致廣洽法師函所述為準，可知第1集的《護生畫

⁴⁰ 參見豐子愷：〈子愷漫畫全集序文〉，《豐子愷文集》，第4集，頁243；陳星於〈關於初版年代的研究〉中說：「《護生畫集》第1集初版的時間應該是1929年2月，版權頁上民國17年係18年之誤。」詳見陳星：《功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頁30-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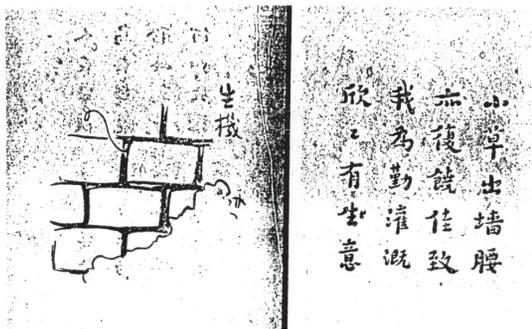
⁴¹ 豐子愷致〈廣洽法師〉函，《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138；陳星：《功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頁135。

⁴² 參見廣洽：〈護生畫集五集合刊附言〉，《護生畫集》，第5集，頁1-2。（海天版）有關《護生畫集》第1、2、3集字畫原稿的搜尋詳情，可同時參見豐子愷致〈廣洽法師〉第132函及第134函，《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312-314、315-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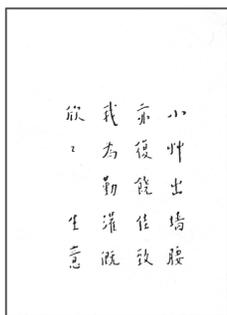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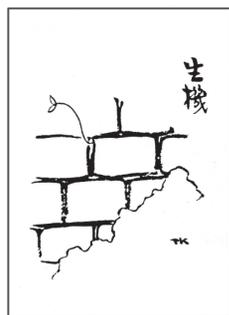
集》，豐子愷也重繪過二次，連原稿總共繪製過三次。

筆者以《護生畫集》第1集的〈生機〉為例，今舉三種版本之圖文相互對照，以印證重寫與重繪之事實：第一種係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之版本；第二種為臺北揚善雜誌社之版本；第三種為海天版。⁴³首觀弘一法師書寫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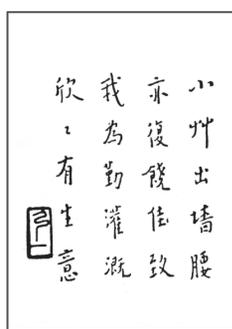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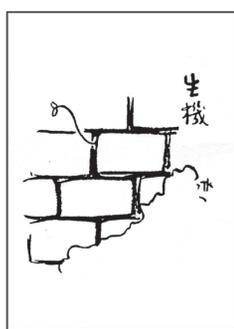
1. 字體明顯有粗細之別，傅斯年版字體粗，揚善版次之，海天版字體最細。
2. 由書寫之章法與字體大小及線條觀之，亦顯示為三種不同的書寫。
3. 惟有揚善版有押腳印，傅斯年版與海天版均無。



傅斯年版



海天版



揚善版

⁴³ 參見豐子愷繪、弘一法師書：《護生畫集》（出版地不詳，1928年），頁50-51。現藏於臺北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簡稱傅斯年版）；豐子愷繪、弘一法師書：《護生畫集》，第1集（臺北：揚善雜誌社，1986年2月），頁25-26。（簡稱揚善版）；豐子愷繪、弘一法師書：《護生畫集》，第1集，頁49-50。（海天版）

次觀豐子愷繪圖的部分：

1. 傅斯年版及揚善版為相同之圖版；此二者與海天版為兩種不同的圖繪。

2. 傅斯年版及揚善版新芽生長的位置、樹影的形狀，以及牆磚的寬窄，均與海天版不同。

三種版本相互對照的結果，可見有三種不同的書寫，以及兩種不同的繪圖。

伍、《護生畫集》第1集至第6集的編繪風格

弘一法師希望《護生畫集》能「以藝術為方便，人道主義為宗趣」，⁴⁴同時也是「通俗之藝術品」。⁴⁵因此，《護生畫集》的編繪風格，也深受民初五四運動前後，普及化與大眾化藝文風潮的影響。

豐子愷擁有創新的才華，善於從日常生活中擷取繪畫的靈感，並以老嫗都解的表現形式，將時裝和真實生活裡日常的擺飾，運用在《護生畫集》的繪作上，使得護生畫能貼近大眾的生活，而易於引發讀者的共鳴。⁴⁶

豐子愷並且深諳中國藝術中「詩畫同源」和「書畫同源」的美學，他使用傳統的紙張、筆墨和線條來作畫，《護生畫集》第1集至第6集的圖繪，豐子愷全都以白描的畫法完成。藉著俐落的線條，將他所要傳達的意韻，勾繪了出來，其中不難發現豐子愷書法的功力。⁴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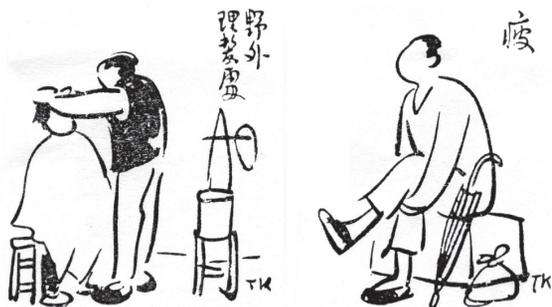
⁴⁴ 弘一法師：〈跋〉，《護生畫集》，第1集，頁101。（海天版）

⁴⁵ 弘一法師於1928年舊8月21日致〈豐子愷〉函，參見《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96。

⁴⁶ 豐子愷說他的畫和其生活息息相關，要談畫必須談生活，談生活就是談畫。豐子愷：〈談自己的畫〉：「我的畫與我的生活相關聯，要談畫必須談生活，談生活就是談畫。我的畫……只是像記賬般地用寫字的筆來紀錄平日的感興而已。」參見《豐子愷文選》，第2冊，頁173。

⁴⁷ 朱光潛說，豐子愷告訴他：「每逢畫藝進展停滯，他就練寫章草或魏碑，練上一段時期之後，再回頭作畫，畫就有些長進，墨才『入紙』，用筆才既生動飛舞又沈著穩健，不至好像漂浮在紙上。」參見朱光潛：〈緬懷豐子愷老友（代序）〉，豐子愷：

由於繪作過程中的認真、嚴謹，和周密的思考，以及受限於畫材內容。其中雖不乏佳作，但整體風格未曾出現類似豐子愷漫畫作品中筆觸的隨意和隨性，如「野外理髮處」、「疲」等，⁴⁸但也因此形成《護生畫集》敬慎的統一風格。



此外，由於每集的書寫者不盡相同，且於不同時期編繪完成。因此，在風格上或多或少也反映出豐子愷個人心境的轉變，以及時代客觀環境的變遷。

(一)《護生畫集》第1與第2集

繪作《護生畫集》第1集時，豐子愷三十歲，他的漫畫在當時的文藝界，被視為一株風格清新獨具的新苗，有著銳意生長的年輕風發之氣。

對於第1集，弘一法師曾說：「因此畫，名為《護生畫集》，而集中所收者，大多為殺生傷生之畫，皆屬反面之作品，頗有未妥。」⁴⁹頻頻告之「就感動人心而論，則優美之作品，似較殘酷之作品感人較深。因殘酷之作品，僅能令人受一時猛烈之刺激。若優美之作品，則能耐人尋味，如食橄欖然。」⁵⁰

由於弘一法師的叮囑，豐子愷繪作的《護生畫集》第1集，呈現著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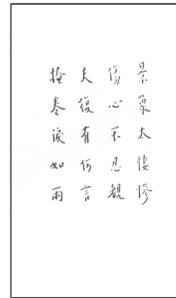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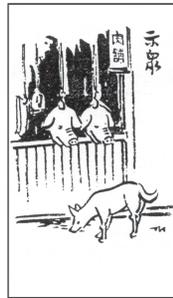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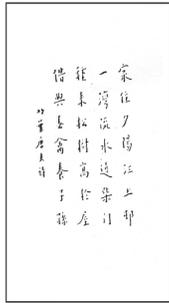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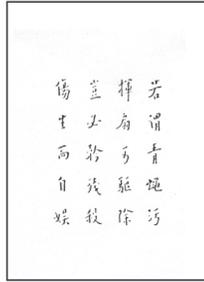
《豐子愷論藝術》，頁3。

⁴⁸ 參見豐一吟編：《現代美術家畫論·作品·生平—豐子愷》，圖錄81、88。

⁴⁹ 弘一法師於民國17年舊曆8月21日致〈李圓淨、豐子愷〉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97。

⁵⁰ 弘一法師於民國17年舊曆8月21日致〈李圓淨、豐子愷〉函，《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頁196。

美和平與殘酷悲慘兼容的畫面。如「暗殺其一」、「松間的音樂隊」、「示眾」等。



繪作第2集時，時間上已相距十年，畫風有著明顯的改變。夏丏尊的看法是：

二集相距十年，子愷作風，漸近自然，和尚亦人書俱老。至其內容旨趣，前後更大有不同。初集取境，多有令人怵目驚心不忍卒睹者。續集則一掃悽慘罪過之場面。所表現者，皆萬物自得之趣與彼我之感應同情，開卷詩趣盎然，幾使閱者不信此乃勸善之書。蓋初集多著眼于斥妄即戒殺，續集多著眼于顯正即護生。戒殺與護生，乃一善行之兩面。戒殺是方便，護生始為究竟也。⁵¹

李圓淨也認為，在抗戰期間所繪作的第2集，反而有著意想不到的改變，他說：

此番我們都不勝其奔走逃命之苦，動物臨死驚怖的滋味，我們都體驗到了。可是續集作風的變換，卻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全

⁵¹ 夏丏尊：〈序言（一）〉，《護生畫集》，第2集，頁1-2。（海天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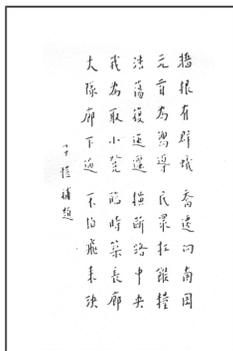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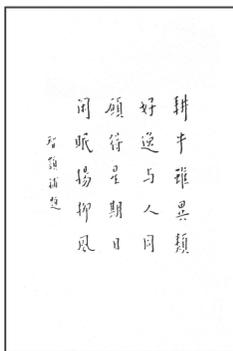
集充滿了和平之氣，一鳥之鳴，一花一草之弄影，莫不洋溢著生的喜悅。⁵²

這或許和豐子愷雖然身處抗戰流離之中，卻始終相信這是一場「為和平的戰爭，反戰爭的戰爭。」⁵³對未來，永遠懷抱著重生的信念。正如豐子愷為「重生」所作的詩：

大樹被斬伐
生機不肯息
春來勤抽條
氣象何蓬勃
悠悠天地間
咸被好生德
無情且如此
有情不必說



此集的「牛的星期日」、「螞蟻搬家」等，也充滿了生之喜悅和對生命的護惜之情。



《護生畫集》第1與第2集，都由弘一法師書寫題句，弘一法師的字，毫無煙火之氣。章法的配置整齊而不呆板，在嚴謹之中有恬逸之致，顯得寧靜、莊嚴而平和，沒有一筆是放逸或閃失的，清雅的呈現在紙頁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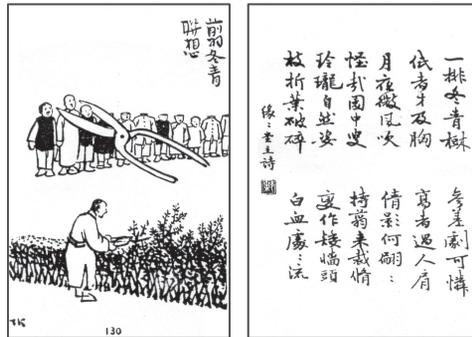
⁵² 李圓淨：〈跋〉，《護生畫集》，第2集，頁124-125。

⁵³ 豐子愷：〈漫文漫畫序〉，《豐子愷文集》，第5集，頁672。

(二)《護生畫集》第3集

豐子愷繪作《護生畫集》第3集期間，為避日寇舉家離鄉逃難，自此遍嚐顛沛流離的滋味，卻時時以身處南方的弘一法師為念。⁵⁴1942年，抗日戰爭尚未結束，法師便於泉州圓寂，⁵⁵此後編繪出版《護生畫集》的任務，就由豐子愷負責完成。

在這第3集中，豐子愷勸人對植物也要護生，讓它們自然生長，如「剪冬青的聯想」等。因此有人質疑豐子愷的護生畫是「互相矛盾」的：



- ⁵⁴ 豐子愷於1938年10月14日由桂林寫給弘一法師的信中說：「豺虎逼人，使吾師友東分西散，不得時親侍奉，悵何如之。」參見《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366-367；豐子愷於1939年舊曆9月20日由廣西宜山寫給弘一法師的信中說：「所幸法體康泰，……使弟子在顛沛流離之中，不失其所仿仰也。」參見《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367-368。
- ⁵⁵ 朱光潛回憶那年：子愷還不遠千里由貴州到四川嘉定，請馬一浮為他的老師作傳。當時我在嘉定，亂離中久別重逢，他還是欣然一笑。我從此體會到他對老師情誼之深摯。參見朱光潛：〈緬懷豐子愷老友（代序）〉，豐子愷：《豐子愷論藝術》，頁2。豐子愷寫了許多有關弘一法師的文章，紀念此段亦師亦友的師生情誼。豐一吟：〈父親恩師李叔同先生〉載：「父親一生寫下的有關弘一大師的文章，總共有如下幾篇：〈法味〉（1926）、〈緣〉（1929）、〈弘一大師全集序〉（1947）、〈為青年談弘一法師〉（即〈懷李叔同先生〉）（1942）、〈我與弘一法師〉（1948）、〈前塵影事集〉序（1949）、〈拜觀弘一法師攝影集后記〉（1950）、〈中國話劇首創者李叔同先生〉（1956）、〈李叔同先生的愛國精神〉（1957）、〈李叔同先生的文藝觀〉（1957）、〈李叔同先生的教育精神〉（1957）、〈弘一大師紀念冊〉序言（1957）、〈弘一大師〉（1963？）等。」參見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天津市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李叔同—弘一法師》（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4月，1版），頁272。

勸人勿殺食動物，勸人吃素菜。同時又勸人勿壓死青草，勿剪冬青，勿折花枝，勿彎曲小松。這豈非「自相矛盾」？對植物也要護生，那麼，菜也不可割，豆也不可採，米麥都不可吃，人只得吃泥土砂石了。泥土砂石中也許有小動植物，人只得餓死了！⁵⁶

豐子愷的回答是：

非不得已、非必要而無端傷害植物（例如散步園中，看見花草隨手摘取以為好玩之類），亦足以養成人的殘忍心。此心擴充起來，亦可以移用於動物，乃至同類的人。……人爲了要生活而割食它們，是不得已的，是必要的，不是無端的。……我在這畫集中勸人素食，同時又勸人勿傷害植物，並不衝突、並不矛盾。⁵⁷

此集還有豐子愷擷取自生活中對動物的觀察和感受，如「小貓親人」、「螞蟻救護」等。從豐子愷自寫的護生詩和所繪的護生畫，可以感受到豐子愷用欣賞的眼光，看待動物之間的友愛互助，以及與人類之間溫馨的互動。

豐子愷請託葉公綽爲此集題字，其書法字體勁健，與豐子愷的畫可收相得益彰之效。



⁵⁶ 豐子愷：〈護生畫三集自序〉，《護生畫集》，第3集，頁6-7。（海天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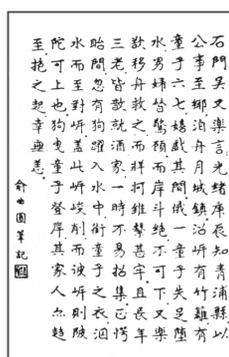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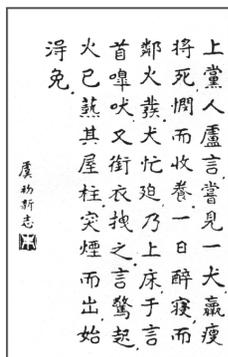
⁵⁷ 豐子愷：〈護生畫三集自序〉，《護生畫集》，第3集，頁7-8。（海天版）

(三)《護生畫集》第4集

《護生畫集》第4集希望藉著古籍中的故事，讓讀者體察自古以來人類愛護生靈的心，以及動物具有的靈敏性。如取材自《虞初新志》的「報告火警」，和取材自《俞曲園筆記》的「勇且智」等。

豐子愷於此集の後記中說，他在校閱稿樣之夜，夢見千禽百獸拜舞於前，而深感生死之事，可動天地。對滿懷愛心的豐子愷而言，一個和諧、包容、萬物並育而不相殘的世界，不正反映了現實生活中他所憧憬的理想世界。

此集題字者為朱幼蘭，其書法筆力遒勁，以端整、恭謹的字體，書寫下古籍中一則則感人至深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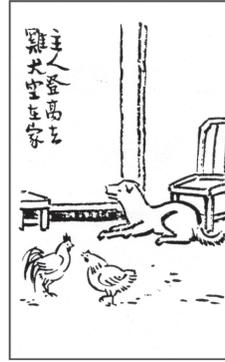
(四)《護生畫集》第5集

1965年，豐子愷完成了第5集的九十幅護生畫，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大浩劫—文化大革命，也即將登場。⁵⁸豐子愷居住在他上海的居所，繼續他漫畫、翻譯和寫作的生涯。因為房子二樓前間有天窗，晨見日出，夜見明月，因此叫它「日月樓」。室內掛著一幅馬一浮的對聯「星河界裡星河轉，日月樓中日月長」。⁵⁹在此集中，有一份引人的閒逸之趣，如「人間

⁵⁸ 文化大革命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由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運動，造成無以數計滅絕人性的罪行。

⁵⁹ 參見潘文彥編：〈豐子愷年表〉，豐一吟等著：《豐子愷傳》（臺北：蘭亭書店，1987年3月，初版），頁212。

牛亦樂，隨意過前村」、「主人登高去，雞犬空在家」。



然而豐子愷也意識到災難的即將來臨，在「月子彎彎照九州，幾家歡笑萬家愁」的題詩中，豐子愷以學童的筆名，沉痛的寫下了「慈悲者，護生先護人」的心聲。



此集題字者為虞愚，⁶⁰其書法自成一體，有飄逸出塵之致。豐子愷在致廣洽法師的信中說：「廈門的書法家虞愚……曾勸我提早畫第五集，並發願由彼書寫，此人書法甚有功夫，人品亦如，弟已允之。」⁶¹

⁶⁰ 虞愚（1909-1989），原籍浙江山陰。1934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教育學院心理學系，為廈門大學教授，1982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主要著作有《因明學》、《書法心裡》、《北山樓詩集》等，並發表大量學術論文。參見于凌波：〈因明學者虞愚〉，于凌波：《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第4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慧炬出版社，1998年6月），頁209-215。

⁶¹ 《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214。

(五)《護生畫集》第6集

1973年豐子愷編繪此集時，正被病魔纏身，身心都在「文革」的劫難中受到折磨。在艱難作畫的處境下，就筆法線條而言，顯然不若其他五集的自然、流暢。

此集不同於前五集之處，是豐子愷在每一幅畫頁下方都編註了頁次的號碼，有條不紊的注意到一切細節的安排。

豐子愷雖遭逢磨難，卻依然能在畫幅中呈現一個通情達理的有情世界。他的思想依舊達觀，在文革期間被「關牛棚」、「批鬥」，被迫下鄉住農舍、睡濕地、在河濱洗臉。家人看了心酸，豐子愷卻打趣說：「地當床，天當被，還有一河濱的洗臉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無盡藏也。」⁶²

他把在逆境中對美好世界的憧憬，寄託在《護生畫集》的編繪裡。從「一犬不至群犬不食」、「燕助營巢」、「羔跪受乳」的圖繪中，仍洋溢著令人動容的良善與溫暖。

此集豐子愷請朱幼蘭書寫，這是繼第4集之後，朱幼蘭再次為《護生畫集》以端正的字跡，恭謹的書寫。



⁶² 豐一吟等著：《豐子愷傳》，頁170。



綜觀《護生畫集》整體的編繪風格，無論是護生詩或護生畫，都質樸簡潔、純真可喜。豐子愷以清新簡明的畫面，流暢的白描筆法，以及文學的意韻，建構出《護生畫集》獨特的風格。除了將一份兒童世界中獨有的童稚的美麗與幸福，帶入扉頁之中，⁶³也的確達到了弘一法師所要求的新穎醒目的藝術效果，以及對仁愛慈善人心的歌頌。

陸、豐子愷編繪《護生畫集》的意義

《護生畫集》的編繪，可以視為在紛爭與戰亂的世間，所發出的一聲祈望和平、仁愛的音聲。卻也有人勸豐子愷這位「在寂寞的『仁慈』中孤獨地徘徊」的人，快快「從空中回到人間」，⁶⁴連豐子愷昔日老友曹聚仁也放言《護生畫集》可以燒毀了。⁶⁵

⁶³ 豐子愷喜愛兒童，《護生畫集》也經常因兒童獲得繪作的靈感。他讚嘆兒童的世界：「原來與藝術的世界相交通，與宗教的世界相毗連，所以這樣的美麗而且幸福。」參見豐子愷：〈兒童的大人化〉（下），《教育雜誌》，第19卷8號（1921年8月），頁5。

⁶⁴ 參見盧璋鑾：〈本在人間的豐子愷〉，《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10月），頁171-175。

⁶⁵ 豐子愷於1939年3月5日的〈教師日記〉中說：「曹聚仁在漢口揚言欲燒毀《護生畫集》。」參見《豐子愷文集》，第7集，頁100；在〈一飯之恩〉文中豐子愷也提到：「有人告訴我：『曹聚仁說你的《護生畫集》可以燒毀了。』」參見豐子愷：〈一飯之恩〉，《豐子愷文集》，第5集，頁655。對曹聚仁所言，豐子愷痛心之餘說道：

文化大革命期間，《護生畫集》愛惜禽鳥蟲獸的圖文，成爲被批判的材料，因與「除四害」（四害指蚊子、蒼蠅、老鼠、蟑螂）的政策有衝突，被判定爲「反動書刊」。在圍剿四害之時，連喜鵲、白鴿、各種鳥類都受到株連。第3集中，豐子愷以明朝方孝儒〈百雀詩〉的詩句爲題的「但令四海常豐稔，不嫌人間鼠雀多」，十分明顯的抵觸了當時的政令。連爲畫集第4集、第6集書寫的朱幼蘭也受到了牽連。



然而，時移境遷，目前坊間的書報雜誌，尤其是佛教刊物，經常可見豐子愷的護生畫穿插其間。《護生畫集》中的護生詩也時時被護生人士所引用。此外，從教育的觀點及現代保育的角度，《護生畫集》的編繪也具有可資借鏡和學習的價值。

豐子愷是近代中國文藝大師當中，和實際的教育工作，最爲接近的一位。1919年，豐子愷和吳夢非、劉質平等人在上海創辦「上海專科師範學校」。1925年，和夏丏尊、章錫琛等人籌辦「立達中學」。也曾和朱自清、朱光潛等人一同任教過「春暉中學」。抗戰期間也擔任過後方「浙江大學」和「國立藝專」的教授。

《護生畫集》的編繪，和豐子愷辦學校、教書、寫〈教師日記〉、編輯雜誌、實驗童話創作、爲音樂譜曲、譯介西洋藝術、寫作散文、繪作漫畫等等，這些名目繁多的工作一樣，都是在豐子愷一貫秉持的教育熱誠下的產物，也全都指向對兒童和青年學子善美心性的啓發和教育。《護生畫集》中揭櫫的「護生即是護心」的護生觀，更蘊藏著無窮無盡涵養心性

「《護生畫集》可以燒毀了！」這就是說現在「不要護生」的意思。換言之，就是說現在提倡「救國殺生」的意思。……說者大約以爲我們現在抗戰，……倘主張護生，就變成不抵抗，所以說該畫可以燒毀。這全是不明白護生之旨即抗戰之意的緣故。我們不是侵略戰，是「抗戰」，爲人道而抗戰，爲正義而抗戰，爲和平而抗戰。……不是鼓勵殺生。我們是爲護生而抗戰。」同前書，頁655-656。

與啓迪心智的寶藏。⁶⁶

《護生畫集》宣揚不僅愛護動物，也要愛惜植物的觀念，若追溯過往也有其歷史的脈絡可循。早在西周時代，人們就已經有一種不成文的認知。當春天草木生長時，不能砍伐山林；而夏季來臨時，爲了魚類的繁衍，不可用細密的漁網捕魚。從《護生畫集》編繪時所引的前人護生詩文，更可以探知自古以來，不乏護生惜物，慈愛悲憫之士。降至近代，由於發覺工業化和科學化的結果，污染和危害了動植物及人類的生存空間，才有「環境生態保育」和「野生動物保育」這國際間熱門的話題。

就「野生動物保育」的定義而言，係指「基於物種多樣性與自然生態平衡之原則，對於野生動物所爲保護、復育、管理之行爲。」⁶⁷其主要目的還是從人類對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爲出發點，且要合乎生態平衡的原則。但是，保育的精髓，應該置放在人與萬物並存的平等、尊重的心態上。

因爲並存，人類就不會做出弱肉強食的傷害捕獵行爲。而基於尊重和愛心，自然不會任意破壞生態環境、驚擾動物的棲息處所，讓人類與萬物皆能和諧共存於世間。從這樣的角度觀之，《護生畫集》的編繪，無疑的爲現代「保育」的課題，提供了一個更深邃、寬廣，值得學習與借鏡的目標。

柒、結語

《護生畫集》的編繪，在豐子愷宏闊的藝術版圖中，並非最醒目的一方園圃。然而，《護生畫集》第1集至第6集的編繪完成，卻是使得護

⁶⁶ 馬一浮爲第1集寫序，序中引《華嚴經》文句，爲《護生畫集》標舉出「護生即護心」的護生理念。參見馬一浮〈序〉，《護生畫集》，第1集，頁17-21。（海天版）

⁶⁷ 參見總統府第三局編：〈野生動物保育法〉，《總統府公報》，第5941號（臺北：總統府第三局，1994年10月），頁2。

生的傳統，得以因此注入新生的活力，讓繼起之人，站在《護生畫集》建立的基礎上，能夠往前邁出更堅定的步伐。

豐子愷視弘一法師為心靈的明燈，畢生仰慕和學習法師的一言一行。《護生畫集》的編繪，使得這段師友知音的情誼，垂千載而有餘情。⁶⁸ 豐子愷在〈生機〉一文中說：「人間的事，只要生機不滅，即使重遭天災人禍，暫被阻抑，終有抬頭的日子，個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國家、民族的事也如此。」⁶⁹

豐子愷編繪《護生畫集》，多次以「重生」和「生機」為主題，描繪自然界中生生不息強韌的生命力，《護生畫集》本身也歷經過重寫和重繪的重生經驗。豐子愷總是把眼光望向人性中的良善與光明面，如果「古詩新畫」是豐子愷藝術生命的原鄉，從這裡出發，及至來到編繪《護生畫集》之時，豐子愷展現了一份更寬闊的對無私大愛的追求，這中間自然也涵容了他對承諾的信守，以及對恩師終其一生的孺慕和感懷。

豐子愷對《護生畫集》的編繪，從始至終都有其慎重的統一風格。《護生畫集》歷經曲折和艱難，終於能完整的呈現在世人面前，誠如廣洽法師所言：「區區紙墨原稿，顛沛流離於數十年干戈擾攘之世，竟能失而復得，完全無缺，此非偶然之事。」⁷⁰

《護生畫集》通過了時間的考驗，而且有歷久彌新之勢。這是因為《護生畫集》擁有自身難以掩藏的生機，還有人類世界對祥和、仁愛以及幸福生活，永不止息的嚮往與追求。

⁶⁸ 參見席慕容：〈永恆的盟約—讀豐子愷的《護生畫集》〉，席慕容：《有一首歌》（臺北：洪範書店，1983年10月），頁223-230。

⁶⁹ 豐子愷：〈生機〉，《豐子愷文選》，第3冊，頁66。

⁷⁰ 廣洽：〈護生畫集五集合刊附言〉，《護生畫集》，第5集，頁3。

徵引書目

(一)專書

- 《弘一大師全集》編輯委員會編：《弘一大師全集》，第8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9月。
- 于凌波：《中國佛教海外弘法人物誌》。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慧炬出版社，1997年12月。
- 于凌波：《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第2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慧炬出版社，1997年8月。
- 于凌波：《中國近代佛門人物誌》，第4集。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慧炬出版社，1998年6月。
- 于凌波教授編著：《民國佛教居士傳》，上冊。臺中：財團法人慈光圖書館，2004年1月。
- 于凌波教授編著：《民國佛教居士傳》，下冊。臺中：財團法人慈光圖書館，2004年1月。
- 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天津市宗教志編纂委員會編：《李叔同一弘一法師》。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4月。
- 李雲漢：《中國近代史》。臺北：三民書局，1985年9月。
- 席慕容：《有一首歌》。臺北：洪範書店，1983年10月。
- 陳星：《功德圓滿—護生畫集創作史話》。臺北：業強出版社，1994年6月。
- 楊牧主編：《豐子愷文選》，第1冊至第4冊。臺北：洪範書店，1982年1月。
- 盧瑋鑾等著：《香港文縱—內地作家南來及其文化活動》。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1987年10月。
- 豐一吟等著：《豐子愷傳》。臺北：蘭亭書店，1987年3月31日。
- 豐一吟編：《現代美術家 畫論·作品·生平—豐子愷》。上海：學林出版

社，1987年10月。

豐子愷著：《豐子愷論藝術》。臺北：丹青圖書有限公司，1987年1月。

豐子愷繪、弘一法師書：《護生畫集》。出版地：不詳，1928年。（現藏於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

豐子愷繪、弘一法師等著：《護生畫集》，第1集至第6集。臺北：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1981年8月。

豐子愷繪、弘一法師等著：《護生畫集》，第1集至第6集。臺北：揚善雜誌社，1986年2月。

豐子愷繪、弘一法師等著：《護生畫集》，第1集至第6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3月。

豐陳寶、豐一吟、豐元草等編：《豐子愷文集》，第1集至第7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

(二)期刊論文

豐子愷：〈兒童的大人化〉下，《教育雜誌》，第19卷8號（1921年8月）。

(三)辭典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

(四)公報

總統府第三局編：〈野生動物保育法〉，《總統府公報》，第5941號（1994年10月29日）。

